

庚子之变中玉牒散佚和补修考析^{*}

金 路

内容提要 清皇家玉牒因庚子之变多有散佚，但此前对其情况缺乏系统研究和梳理，现有认知仍可商榷。本文结合多种史料，爬梳这一时期宗人府、寿皇殿、乾清宫与敬典阁等北京、沈阳两地四处所藏玉牒的散乱、佚失情况，并研判其成因，还考证了清廷补修玉牒的相关过程、细节和特点，以期完善清代玉牒存贮的脉络。

关键词 光绪二十六年 宗人府 寿皇殿 敬典阁

一 相关背景

清末的“庚子之变”给朝廷和百姓、珍贵古迹和文物档案带来巨大的伤害和损失，作为皇族档案的清代玉牒亦不例外^{〔1〕}。清代玉牒兼属皇族家谱和户籍档案，是研究清代宫廷历史不可或缺的一手资料，其佚失会对皇室宗籍研究的完整性和玉牒整理研究工作的准确性产生影响。有清一代，玉牒按周期设馆纂修、进呈御览、誊抄多份、异地收贮。因各处玉牒存贮位置多次改变，所以讨论庚子之变所涉玉牒散佚情况之前，需确定这一时期玉牒的存贮位置，才能使我们的判定更为客观和全面。

历次玉牒纂修完成，誊缮、装潢并以隆重的礼仪进呈皇帝御览后，方能尊藏入柜收贮。顺治十三年(1656)设玉牒馆，初定大玉牒正本分贮京师宗人府、皇史宬、礼部，经乾隆八年(1743)、五十三年(1788)和嘉庆十二年(1807)前后调整，改为景山寿皇殿东西室、盛京敬典阁保存，此外另有乾清宫藏小玉牒正本，宗人府府属还存有“大小副本和备查直档”及散页^{〔2〕}。庚子之变所涉京师及盛京(即今北京

^{*} 本文得到故宫博物院“英才计划”(项目编号: WB1130122)和北京故宫文物保护基金会学术故宫万科公益基金会专项经费特别资助。

〔1〕 秦国经《石室金匱皇史宬——我国现存最古老最完整的皇家档案库房》，《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六辑(上)，紫禁城出版社，2007年，第276—308页；李宇《清代玉牒纂修新考》，《历史档案》2021年第4期，第121—129页。

〔2〕 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第278册清代则例《钦定宗人府则例二种》第1册，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7、11、168、173页。

和沈阳)的兵燹自1900年延续至1903年^①。因此,在庚子之变前后,北京所存玉牒主要贮于寿皇殿之东西室^②、宗人府和紫禁城内乾清宫,沈阳者主要贮于敬典阁[图一至图七]。

有关庚子之变前后清代玉牒遭受劫难的史料和研究相对零星,资料缺乏全面系统地梳理,个中细节不甚明晰。一般官书文献并未对玉牒受损情况进行正面记录,文书史料中仅有少数、侧面的体现。如《东华续录》中提到,“凡关于战事者,概置不

录,以昭谨慎”^③,这也暗示了回避记录的原因为“有碍国体颜面”。近日有学者提及庚子年间各国联军将宗人府库房付之一炬,大小玉牒稿本均毁,同时认为“寿皇殿作为八国联军之法军司令部,其所存的大

〔图一〕玉牒(册)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二〕玉牒(内页)
沈阳故宫博物院藏



〔图三〕景山寿皇殿之西室绵禧殿
作者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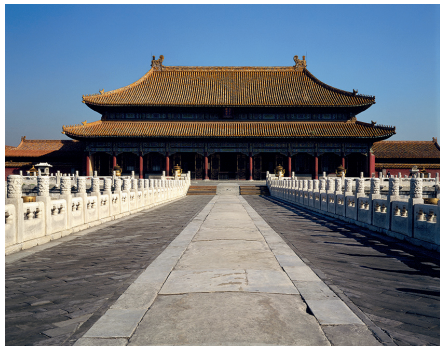
〔图四〕景山寿皇殿正殿
作者摄



〔图五〕景山寿皇殿之东室衍庆殿
作者摄



〔图六〕乾清宫
胡锤摄



① 时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九月俄兵撤退后,盛京将军增祺才点查上报太庙、皇宫等遗失物品的情况。奏为遵旨预筹接收俄占奉天省西南段并各铁路事宜事,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初十日,档号04-01-01-1055-016,《宫中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查明俄兵撤后盛京太庙等处尊藏书籍并陈设金银器皿等项遗失情形事,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十三日,档号04-01-14-0098-034,《宫中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存于寿皇殿之东西室(耳殿),衍庆殿、绵禧殿中。文中不再详注。

③ (民国)朱寿朋《东华续录》卷一六〇,故宫博物院藏,清宣统元年刻本,第5页后半页。

〔图七〕沈阳故宫博物院敬典阁
张莹摄



量绘画、印玺、文玩被劫掠至法国，玉牒正本侥幸逃过此劫，没有丢失”^{〔1〕}。

庚子之变中，虽然宗人府藏玉牒损失惨重，但并非仅宗人府一处受此劫难。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档案提到，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时宗人府发文至各衙门，要求对宗人府、寿皇殿、敬典阁玉牒分别进行核查。将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后文简称一史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后文简称辽档)

相关文书对比发现，北京、沈阳两地主要四处贮藏玉牒，其中至少三处遭焚毁和劫掠。

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通过对上述两馆所藏历史档案和故宫博物院藏古籍等一手史料进行对比，结合清人笔记、在华外国人日记和在华外军所绘地图等资料，进行细致考辨后认为：庚子之变中，北京和沈阳两地的宗人府、寿皇殿、乾清宫和敬典阁四处所贮玉牒受损情况和原因不一，主要与其所处地理位置有关。同时笔者梳理清廷对宗人府玉牒稿本的补修措施，发现其执行过程和细节较往届纂修存在特殊之处。现就所见材料，试考析如下。

二 玉牒受损情况

有关宗人府藏玉牒情况，可一语概括为“悉行焚毁”。辽档藏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宗人府咨文^{〔2〕}和一史馆藏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宗人府旧整说堂稿^{〔3〕}中所记一致。

玉牒黄红大档一分，满、汉四十四本，小档一分，满、汉七十一本，宗室子女备查直档十六本，宗室备查满、汉合写小横格二十本，觉罗备查小横格八本，以及历届恭修玉牒底本满汉大小册档，于二十六年七月京师猝遭变乱，衙署被联军占据，将一切书籍悉行焚毁……

〔1〕 前掲李宇《清代玉牒纂修新考》，第128页。

〔2〕 盛京将军曾祺为抄送宗人府奏准补修八国联军焚毁寿皇殿藏玉牒全书并点查盛京宫殿所藏玉牒一折给盛京内务府的咨文并盛京内务府给宗人府的咨覆，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十九日，档号《军督部堂》14卷，辽宁省档案馆藏。

〔3〕 为具奏玉牒全书因兵乱焚毁酌拟章程补行恭修已经奉旨行各该处事，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档号06-01-002-000884-0049，《宗人府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与之相比，在一史馆藏同年十月初三日宗人府旧整奏稿中，玉牒馆所查具体册籍和数量略有不同，相关宗室、觉罗红名册籍方面有所补充^①：

……玉牒黄红大档一分，满、汉四十四本，小档一分，满、汉九十三本，宗室子女备查直档十六本，宗室、觉罗满、汉合写小横格二十八本，宗室红名篇二百一十三本，觉罗红名篇一百一十二本，以及历届恭修玉牒底本满汉大小册档，于二十六年七月因乱悉行焚毁……

有关寿皇殿藏玉牒的损失，两馆文书所记一致^②：

……寿皇殿东西室敬谨查看……查得历届全书间有紊乱情形，并失去帝系二本，且龙柜锁匙以及包书龙袱多有遗失。

文书中明确指出，寿皇殿存放的玉牒并非逃过此劫，同样受到扰乱和洗劫。龙柜已被打开，龙柜内包裹玉牒的包袱遗失。但单册损失不甚严重，仅失两册“帝系”谱牒。

敬典阁藏玉牒现主要保存于辽宁省档案馆。根据前述辽档档案提到，敬殿阁中“龙柜尊藏历届玉牒黄红册档均已紊乱”，“各龙柜锁匙、包册龙袱多有遗失”^③。有研究者根据沙俄军队撤出后，盛京将军增祺带领内务府对所辖宫殿清点的光绪二十九年《盛京宫殿行宫楼阁缺失陈设器物清册》记载，得出结论“敬典阁所藏玉牒，缺乾隆四十三年修兴祖直皇帝第六子位下红档一包，光绪三年修汉文帝系一包”^④。经核实，后者与辽档目录所记一致，即辽档藏玉牒中，除调拨沈阳故宫博物院者，还缺“光绪汉文帝系一册，乾隆四十三年兴祖直皇帝第六子一套六册”^⑤。结合以上三者联合判断，该处玉牒曾遭开柜扰乱，装具多有遗失，且散佚二种七册谱牒。

关于紫禁城内乾清宫所存玉牒的受损情况，笔者尚未查询到档案或官书文献直接记录。有关紫禁城中的情况，《庚子记事》曰：“紫禁城内各宫殿，尽是洋兵分国占据……各宫陈设盗抢一空。各处禁地车马驰骋，任意焚掠。”^⑥有学者根据现一史馆馆藏认为，该份玉牒因嘉庆二年乾清宫过火损失，仅存嘉庆

① 为光绪二十八年补修玉牒全书告成将尊藏寿皇殿东西室大档及宗人府恭存大小档均装潢完竣行各该处事，光绪二十八年十月初三日，档号06-01-006-000077-0027，《宗人府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该文与档号06-02-005-000120-0022、05-13-002-000334-0049档案中的数量一致。

② 前揭档号《军督部堂》14卷，辽宁省档案馆藏档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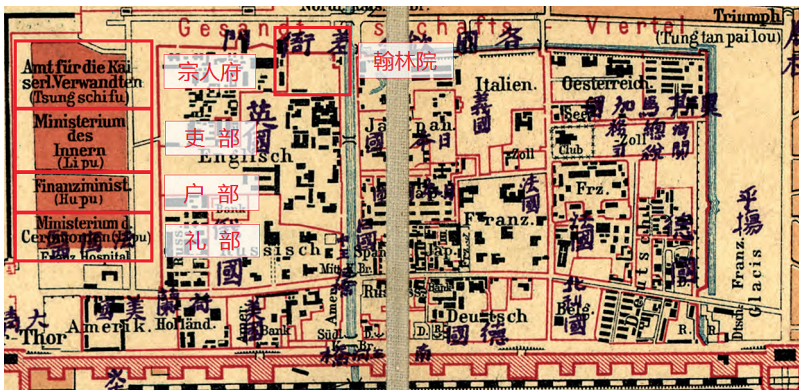
③ 前揭档号《军督部堂》14卷，辽宁省档案馆藏档案。

④ 沈阳故宫博物院《盛京皇宫》，紫禁城出版社，1987年，第379页。原文记录该档册原藏“中央档案馆”，笔者推断该档应现存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⑤ 敬典阁所存玉牒后系统存于辽宁省档案馆。其中康熙五十四年者和溥仪小朝廷所修玉牒并未送存，其原因应与庚子之变无关。此外，20世纪50年代，辽宁省档案馆将8册调拨至沈阳故宫博物院，包含乾隆四十三年列祖子孙竖格满汉各1册、乾隆五十三年兴祖直皇帝第一子一套6册。此外，原记“原因不明”而缺失的两种玉牒，经此与庚子之变散佚吻合。

⑥ （清）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87年，第36页。

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藏 采自官网公共资源



三年后版本，没有提到此后乾清宫小玉牒受损缺失⁴³。因此，根据一史馆所藏小玉牒情况判断，庚子之变对紫禁城内所存玉牒影响不大。但具体情况仍有待进一步史料的发现。

三 玉牒散佚的缘由

庚子之变中，各处玉牒散佚的情况有异有同，原因主要与存贮的位置密切相关。

宗人府的地理位置特殊，其府属玉牒损失最为惨重。宗人府处于紫禁城外天安门的正南偏东，位于当时各国使馆区的西北角，属于义和团围攻激战的核心地区，经历了庚子之变期间兵燹的数次破坏[图八，图九]。清人笔记小说和外国人在京日记均有记录，东交民巷使馆区作为主战场，持续受到战斗波及，千疮百孔。

义和团进京后，位于东交民巷的使馆区成为重要攻击目标³⁹。义和团焚毁此区洋货铺面、教堂等，涉及区域甚广，枪炮不断，劫掠焚烧四起，其中各国洋行洋楼亦被烧毁数处⁴⁰。

义和团围攻使馆时期，与英国使馆一墙之隔的宗人府倍受炮火牵连。英使馆被围人员拼死抵抗，亲历者普特南·威尔言：“登城以望，则见前门外纷华繁盛之区，今则变为瓦砾，满地均焦黑之木……”⁵⁷可见使馆区周围的铺户民房被焚抢殆尽，罕有留存。

各国联军占领北京后，宗人府所在的衙署区域则直面联军进京后的劫掠和焚烧。(八月)二十日和(十月)十五日，离宗人府极近的户部银库、钱库均被各国盗劫一空，联军两次纵火焚毁，以绝口实，大火延及礼部⁶⁶。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宗人府、吏部、礼部的例典案卷等各物难免惨遭劫抢焚烧。

京师寿皇殿、盛京敬典阁和紫禁城内乾清宫三处所藏玉牒受战争影响较小，册籍基本保存完整，主要原因是存藏位置属于禁宫之内，地处激战兵火集中之外，此外还有三个次要原因。

〈1〉 前揭李宇《清代玉牒纂修新考》，第127页。

〈2〉 北京内城图(局部), 1900—1901年德国东亚派遣队野外测绘部测绘(比例1: 17500), 普鲁士王国国家摄影制图社出版, 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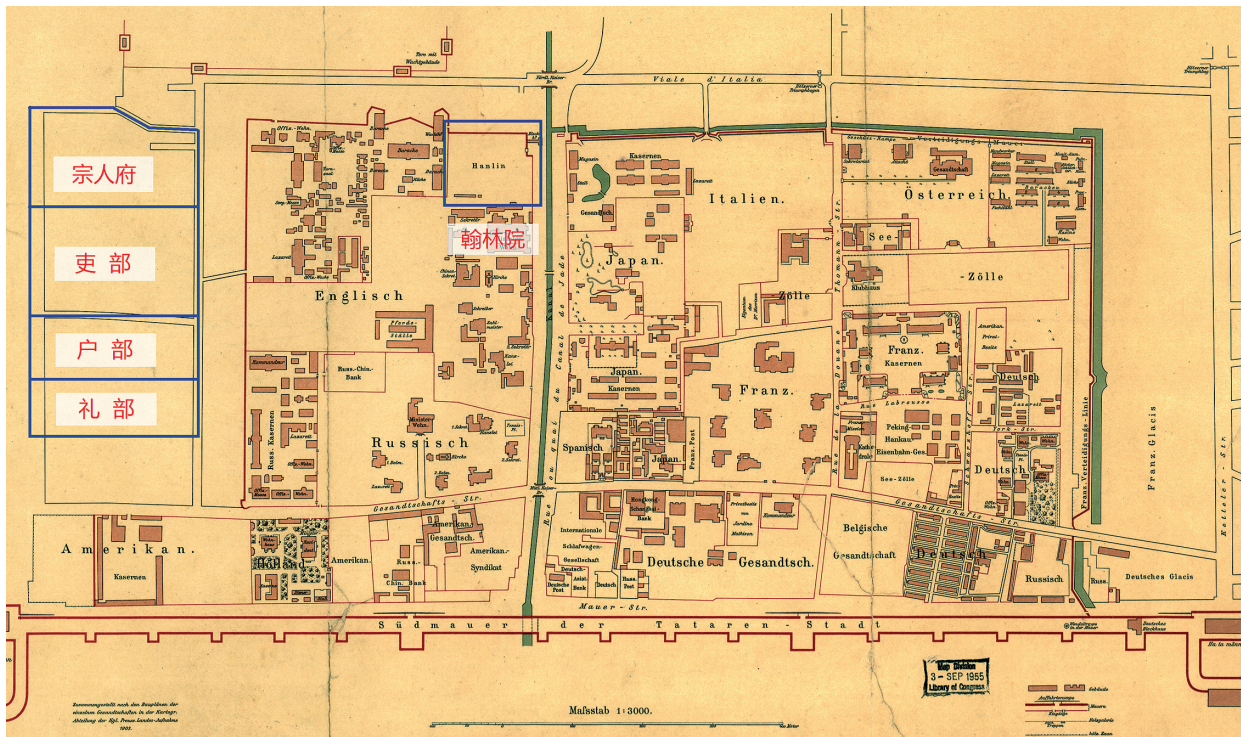
〈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庚子事变清宫档案汇编》第1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06、122页。

④ 前揭仲芳氏《庚子记事》，第16、22—24页。

〈5〉 [英]普特南·威尔(Putnam Weale)著,陈冷汰、陈诒先译《庚子使馆被围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40页。

〈6〉 前掲仲芳氏《庚子記事》，第44—45、61頁。

〔图九〕庚子之变时期北京公使馆区（使领馆区）图^{〔1〕}
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藏 采自官网公共资源



其一，贮藏地有外国军队驻扎，玉牒因此未经散兵游勇骚扰，没有直接的激战损毁。如寿皇殿位于景山最北侧，各国联军攻占北京后，法军占领寿皇殿，并将法军司令部驻扎于此^{〔2〕}，为了其自身安全，严加守卫。又如，光绪二十六年闰八月初八日（1900年10月1日）俄军占据盛京，俄军将司令部设在盛京皇宫，管理严密。前述辽档藏档案提及，核查敬典阁玉牒要交涉“照会俄员，会同前往恭查”，说明由俄军控制的敬典阁区域有士兵看守，“不容常川往查”^{〔3〕}。再如，占领北京的各国联军为了各自的利益互相牵制，派军值守紫禁城各门，外国人若进入紫禁城“游览”，一般有人看守跟随^{〔4〕}。

其二，玉牒难于获取、不便携带。可注意到，寿皇殿和敬典阁收贮玉牒的龙柜和金柜排列紧密，难以开启，并且位于外层龙柜内的玉牒巨大厚重，体量庞大，不便携掠。由《故宫物品点查报告》记录可知，寿皇殿东西室衍庆殿、绵禧殿内龙柜排列过密，甚至到了“弗克逐一点查”^{〔5〕}的地步，且玉牒历届续修

〔1〕 北京公使馆区图，1903年根据普鲁士国土制图部各公使馆的建筑图综合绘制，美国陆军部军事情报司第2454-16号（1908年2月24日），美国国会图书馆地图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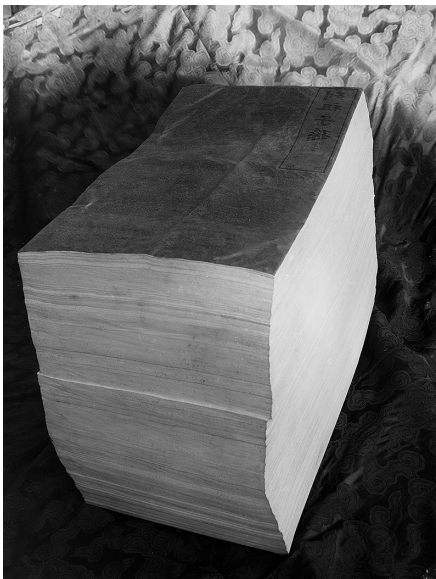
〔2〕 [英]罗蒂著，李金发译《在帝都——八国联军罪行实记》，人民日报出版社，1990年，第42、67—70页。

〔3〕 前揭档号《军督部堂》14卷，辽宁省档案馆藏档案。

〔4〕 前揭仲芳氏《庚子记事》，第45页；前揭《在帝都——八国联军罪行实记》，第58、101页。

〔5〕 清室善后委员会编《故宫物品点查报告》第六编，第一册“寿皇殿部分”，第46页，故宫博物院藏，一九二九年九月一日刊行。

〔图十〕玻璃底片中的清代末期玉牒
故宫博物院藏



〔图十一〕存放玉牒的黄、红龙柜
来自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盛载千秋——明清档案装具陈列”展 作者摄



页数逐涨，后期所修大型厚重者均在外侧龙柜中，体量庞大，“不易失盗”^{〔1〕}〔图十，图十一〕。敬典阁的玉牒存于其下层东、西面金柜中，嘉庆年间先是不断腾挪空间应对每届新送玉牒^{〔2〕}，后至道光时金柜实在不敷使用，只得调整布局，增加新柜^{〔3〕}，于是室内空间更为逼仄，可以想见，光绪年间金柜排布会更加密集。此外，根据陈设档记录，紫禁城内乾清宫所存的玉牒与典籍、宸翰一起陈于书架最上层^{〔4〕}〔图十二〕，这更让人注意不到、难以获取。

其三，劫掠者的喜好是金银珠宝、书画器物，对厚重典籍兴趣不大。比如，1901年撤军时法国军队掠走几十箱寿皇殿物品，但据记录多为绘画、御玺、法器等奇珍异宝。又如，沙俄军队1903年撤出后，盛京将军增祺带领内务府对所辖宫殿清点，光绪二十九年《盛京宫殿行宫楼阁缺失陈设器物清册》记载，丢失和损坏的万件以上物品中，以金银玉瓷所制的御用珍品和库储金银为主^{〔5〕}。还有，来紫禁城的“参观者”大多对奇珍异宝兴趣较大，士兵军官们偷盗损毁的目标主要也是金银珠宝^{〔6〕}。

〔1〕 “玉牒体大，搬动笨重，纸张厚实，其规格为90厘米x45厘米，厚薄不等，一般有50至80厘米厚，最厚者达140厘米，400余斤重。”屈六生《清代玉牒》，《历史档案》1984年第1期，第87页。

〔2〕 奏为查明凤凰楼金匱尊藏圣容及玉牒黄红档等情形并筹划归并安置事，嘉庆十一年五月一日，档号04-01-38-0025-014，《宫中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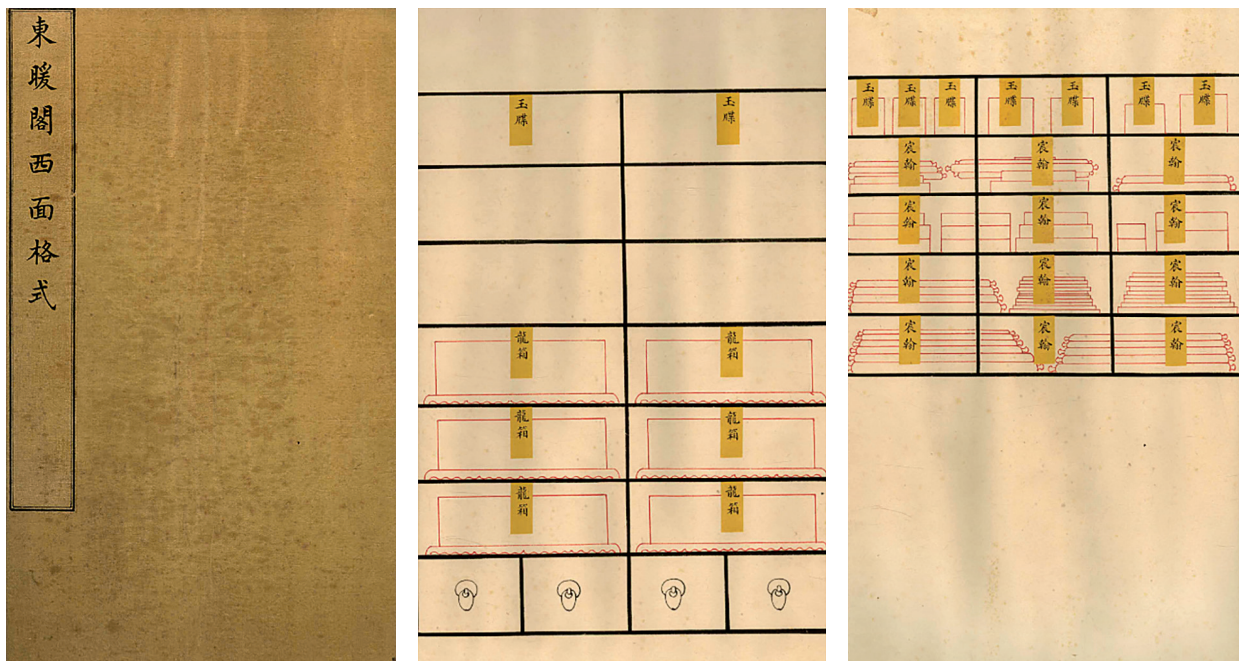
〔3〕 奏为尊藏玉牒等商成造金柜请旨事，道光二十七年十二月八日，档号04-01-01-0823-073，《宫中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4〕 （清）清宫陈设档东暖阁西面格式（陈599），道光年钞本，故宫博物院藏，第2、3页。

〔5〕 前揭沈阳故宫博物院《盛京皇宫》，第379页。

〔6〕 前揭罗蒂著，李金发译《在帝都——八国联军罪行实记》，第58—62、97—101页。

〔图十二〕清代玉牒在乾清宫东暖阁保存位置
 采自故宫博物院陈设档案书影



这里尚需提及，经初步了解，庚子之变所致境外存藏清玉牒的研究尚为空白。因此，笔者通过文献查阅和访谈的方法，对重要书籍、博物馆和图书馆中境外存藏玉牒的情况进行考察，特别着力调研了玉牒在法、俄两国的收藏情况。目前已查到清玉牒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美国和法国等地图书馆的收藏情况^{〔1〕}，至截稿之时，虽已查玉牒在俄罗斯的存藏情况，但尚无端倪。以上情况是否与庚子之变直接相关，亦不能妄下结论。但有两线索值得重视。其一，劫掠玉牒者可能包含了曾在此处偷盗的日军和后来驻扎在此的法军^{〔2〕}。其二，光绪二十九年盛京将军增祺清点沙俄军队占领时缺失藏品中包含玉牒。此外，后期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曾在此时期至盛京访书，认为俄军占据时掠取过古籍^{〔3〕}。当然，进一步的研究还有待于发现更多史料，并做细考。

〔1〕 除境内的档案馆、图书馆收藏外，收藏清玉牒的还有台湾“中研院”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公开大学图书馆、日本东洋文库、美国犹他家谱学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等。参考文献：上海图书馆编《中国家谱总目》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795—3857页；史语所数位典藏资料库整合系统；东京都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网站的日本所藏中文古籍数据库（<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kanseki>）；法国国家数字图书馆Gallica（<https://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10094714p/f6.item>）。还有资料表明满文的玉牒在欧洲相关机构没有存藏。王敌非《欧洲满文文献总目提要》，中华书局，2021年。经咨询，法国吉美博物馆无清玉牒存藏。

〔2〕 前揭罗蒂著，李金发译《在帝都——八国联军罪行实记》，第67页。

〔3〕 李兴华《沈阳故宫文物散佚与流变》，李声能主编《沈阳故宫学术讲坛》，辽宁民族出版社，2022年，第336—338页。

四 玉牒补修及其特殊性

玉牒既是皇族家谱，又是户籍档案，“兹事体大”。尤其是宗人府的玉牒，直接与皇族日常事务备查和下届谱牒纂修等息息相关，既涉及宗法制度，又关系纲常伦理，更触及各方利益，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因此在焚毁后必须补修。

衡量各地情况，清廷决定将位置较近、保存相对完整的寿皇殿藏大玉牒正本作为宗人府补修玉牒的底本，陆续开展寿皇殿玉牒正本请回、抄录缮写、告成、恭送正本返回寿皇殿等工作。档案记录，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一日，宗人府由寿皇殿请回寿皇殿东西室尊藏的黄红满汉大玉牒四十四本至宗人府玉牒馆，作为底本^①。宗人府在玉牒纂修周期之外，破例于四月十九日开玉牒馆^②，至十月十九日补修告成^③，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将大档满汉四十四本，满汉大小名档五百零六本誊缮完毕，并于十一月初三日将原玉牒送回寿皇殿^④。

然而，从修补内容和方式、执行细节、各项使用等方面考察，此次破例进行的玉牒补修与往届开馆的玉牒纂修相比，存在三个特殊之处。

其一，补修流程简化。辽档藏公文中记录了光绪二十八年玉牒补修的参考对象、计划和方案^⑤：

臣等筹思再四，唯有将寿皇殿东西室尊藏光绪二十三年恭修之牒敬谨请回臣衙门作为底本，遴派本府章京、笔帖式、供事等，遵照上届所修篇式，缮写正副本各一，其增添事件，仍归下届。

光绪二十三年纂办，已符定制，所有正副总裁及内阁、礼部纂修等官均毋庸奏请，简派统由臣等督率。承办各员敬谨将事详细核对。俟全书告成，正本仍奉安寿皇殿东西室，至应修小档一分，即以此底本遵照小档各书则式，分别缮写。

可见，在内容上，宗人府对府属玉牒补修，仅进行原版誊缮，并未对内容进行任何修订，将所有增添改写推迟到下届完成。人员使用上，宗人府简化奏请流程，用上届纂修的原班人马领导执行。此外，

① 为具奏寿皇殿东西室尊藏光绪二十三年玉牒已经请回请行钦天监择吉开馆补行恭修已经奉旨行各该处事，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档号06-01-002-000882-0008，《宗人府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为寿皇殿东西室尊藏光绪二十三年玉牒已经请回补行恭修请钦天监择吉开馆日期行各该处事，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十七日，档号06-01-002-000882-0009，《宗人府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为补行恭修玉牒全书告成择吉恭送寿皇殿东西室尊藏已经奉旨行各该处事，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档号06-01-002-000882-0013，《宗人府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④ 为知照玉牒恭送寿皇殿尊藏东西室安奉本数开单事致内务府等，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九日，档号05-13-002-000334-0054，《内务府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⑤ 前揭档号《军督部堂》14卷，辽宁省档案馆藏档案。

执行流程上，宗人府誊抄完成的一份按例留在本府，而将原寿皇殿玉牒送回时，流程如下^①：

……谨将此次玉牒恭送寿皇殿尊藏礼仪恭录。……乐部和声署作导迎乐，由大清门中门进，臣等率在馆人员乘马，后随至天安门外，各官下马，至午门外，诸王下马，由协和门、东华门各中门出，乐部和声署作导迎乐。臣等率提调以下各官，随行进景山东门至寿皇殿。臣等以下各官，于亭前行一跪三叩礼。恭捧玉牒入寿皇殿之东西室，敬谨尊藏毕，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各退。

将以上档案对比往届玉牒纂修后恭送寿皇殿^②、玉牒自皇史宬移送寿皇殿的流程^③可知，送回玉牒原版的礼仪流程，是参考的前者，但宫中礼仪部分简化节省了呈送皇帝御览的环节。

其二，补修严重滞后。自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变乱发生、八月联军撤退，至光绪二十七年七月，清廷方下令核查玉牒散佚情况，光绪二十八年四月确定方案、请回玉牒原版开馆补修，到二十八年年末才将玉牒补修完成。补修方式从简，时间却滞后，从时间上看受到了朝乱离京西避、和谈议定后返京的影响，可见变乱之后的政事既有政令不畅、执行不力，也有倦怠敷衍。

其三，用度捉襟见肘。宗人府黄档房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为补修玉牒拟定章程的记录如下^④：

以往每届宗人府衙门银库动支六万余两。此外咨取互补纸张、朱墨、龙绫，工部桌凳、界画、装订、工价等项统计报销实银不下二十万两。现在时局艰难，库款奇绌。此次拟请补行恭修，臣等严飭司员，应需各款以前届二十万两减半核算，再行格外力加撙节，及在馆人员停给薪水。银两减半之款，减之又减，共需实银九万五千两。如为数太多，钜筹不易，若援照前届成案招募人员投效，捐办功课，而兵燹之后，元气未复，诚恐观望不前，势必贻误。若照上届成案与修，臣衙门银库自变乱之后，存项涓滴皆无。即应咨取纸张等项，各处亦属空虚，难以备办。臣等会同商酌于历届成案，量为变通。拟请由户部播（拨）给五千两现行举办，援案出示招募投效办理功课，届期查看情形，如果人数踊跃，其应需纸张桌凳界画等项，亦由投效人员办理，作为功课查照。历届成案给予奖叙。倘投效人数不敷周转，并有窒碍难行之处，臣等再行请旨筹款办理。

以往总价二十六万余两的工程，“存项涓滴皆无”的宗人府此次申请预算时，将各项经费一缩再缩，通过“在馆人员停给薪水”、申请“五千两”启动资金和招募投效“融资”等方式才能启动补修。堂堂清代皇家

① 为补行恭修玉牒全书告成择吉恭送寿皇殿东西室尊藏已经奉旨行各该处事，光绪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三日，档号：06-01-002-000882-0013，《宗人府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② 为玉牒告成是否仍在宫中恭览折奉旨事致玉牒馆等，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档号：06-01-001-000791-0088，《宗人府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③ 金路《从档案看玉牒自皇史宬移贮寿皇殿》，《历史档案》2023年第2期，第128—131页。

④ 为具奏玉牒全书因兵乱焚毁酌拟章程补行恭修已经奉旨行各该处事，光绪二十八年二月十一日，档号：06-01-002-000884-0049，《宗人府档案》，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谱牒的纂修竟然如此掣襟露肘、潦草塞责。这些现象也恰能解释为何宗人府从简办理玉牒补修事项，却工作进程严重滞后。以上从侧面有力证明，庚子之变后国库空虚，清廷左支右绌、恢复艰难。

五 结语

综上可知，庚子之变前后，北京、沈阳两地四处所藏玉牒因兵燹损毁、流失的情况有异有同，主要与贮藏地所处位置相关。具体来看，宗人府所藏玉牒副本和稿本焚毁最为严重、几乎殆尽。寿皇殿所藏玉牒失两册“帝系”及少许钥匙、龙袱等装具。敬典阁藏玉牒失二种七册和若干钥匙、龙袱等。据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乾清宫所藏玉牒应无大碍。这次战乱后，清廷为弥补宗人府玉牒稿本焚毁的损失，专将寿皇殿玉牒正本请回，破例开馆补修誊缮。与往届玉牒纂修相比，执行过程存在补修流程简化、补修严重滞后和用度捉襟见肘等特殊之处。

以上探索增进了对庚子之变中玉牒散佚情况的了解，解决了收藏单位部分玉牒缺失原因不明的问題，完善了清代玉牒存贮的脉络[附表一]，还可为玉牒整理提供研究思路和考析方法。庚子之变中散佚的玉牒只是无数古物屡遭劫掠破坏的冰山一角，本文为战争所涉文物档案缺失、去向和遗存寻回略作参考，或可为晚清政治、经济等研究工作提供资料，尚祈方家指正。

附记：英文摘要翻译时承蒙Adam J. Ensign（安义宣）先生的帮助。在此谨致谢忱。

〔附表一〕清玉牒存贮情况表

时间	类型 贮藏地		大玉牒正本		小玉牒正本	大小玉牒稿本
顺治十三年旨	皇史宬	礼部	宗人府		乾清宫	宗人府
乾隆八年旨 乾隆十五年执行		转贮 敬典阁				
乾隆五十三年			往届转寿皇殿 (后停修)			
嘉庆二年				因失火往届焚毁 (后续修)		
嘉庆十一至十二年	转贮 寿皇殿					
光绪二十六年	散佚2册	散佚2包				因兵燹往届焚毁 (后补修当届并续修)

[作者单位：故宫博物院图书馆]
(责任编辑：宋仁桃)